

雅堂书库

中国全史

第二部

《中国野史》

中国野史

元代野史

第二部

(民国)田腾蛟 著

第五十一回 西冷桥樊生遇艳

房县湘乡樊东楼，自涪陵祠，得范国昌、扈德威等，救二姊归后，其父樊进士，不久遂卒。母亦病故。二姊出阁，业已身无系累。因见范、韩诸人，落落行径，亦思作江湖散人，优游山水，待时而动。将家事托老仆樊鸿经理，买舟放于七泽，直至苏州之太湖上岸。按：苏州太湖，周回三万六千顷，与浙省之乌程、长兴等县接壤。樊东楼至苏州，游遍虎邱、吴苑馆娃灵岩诸胜，遂过湖州、吴兴诸处，游览一会，由桐乡，达秀水，及富阳，访严子陵钓台。溯流而上，看钱塘江潮，始览西湖之胜。西湖山景，除却天竺，灵鹫，石屋，烟霞，葛岭，孤山而外，有城西十二里灵隐寺，尤为绝胜觉场。此山周围十二里，称为武林。发脉于新安，从富春至余杭，蜿蜒五百里，始结脉于两高峰。三天竺，每逢春晓雨霁，登山赏七级之浮屠，远眺群峰屏列，湖山镜浮，云光倒垂，万象俱俯，画舫来往，恍若飞凫。又山之峰，则有乌门、石笋、香炉、狮子、莲花、飞来诸峰。山之洞，则有呼猿、玉女、龙泓、射旭诸洞。山之涧，则有南涧、北涧、大涧。山之泉，则有月桂、伏犀、永清、倚锡诸泉。最足动人者，尤为冷泉。山之静室，则有韬光、白沙、石笋，无着、松偃诸庵。山之阁，则有望海、超然、永安、弥陀、云来诸阁。俱属天造地设，甲于天下。湖中胜景，则为苏堤春晓、曲院风荷、平湖秋月、断桥残雪、两峰插云、三潭

映月、雷峰夕照、南屏晚钟、柳浪闻莺，花港观鱼诸妙。樊东楼寻山问水，应接不暇，四顾爽然。正所谓：若到西湖游一遍，就是凡夫骨也仙。东楼一心玩景，暂寓钱塘。日到湖上，见南山一带，树色苍翠，相连甚远。旦晚轻烟一抹，甚可人意。回看涌金、清波二门，一带城郭立于东。保叔塔、葛仙岭楼、赏鸟石、北高峰，绕于西北。南高峰、南屏山、凤凰山绕于西南。竟将明圣一湖，包裹在内，俨然一面菱花水镜，而孤山宛在中央。但水阔烟深，可望而不可即。往还非舟楫不可耳。东楼此时，几如身入蓬岛，人在广寒。一日偶至濒湖桥畔，见一坟。题曰：“钱塘苏小小之墓。”恍然曰：“当年油壁香车，点缀湖山之佳丽者也。”乃以瓣香杯酒奠之。吟曰：

香车何处碾芳尘，怅望西冷草似茵。
风柳动摇苏舞袖，露桃开落剩歌唇。
行云岫冷连前梦，织锦诗奇悟后身。
识得鲍仁夸俊眼，湖山点缀有佳人。

吟毕，流连忘返。犹啧啧称羨曰：“美人，好一双识英雄俊眼，慨然以百金，赠鲍刺史于未遇之先。此须眉男子所不能者，岂风尘中物哉？”时道旁观者，无不笑为痴狂，东楼仍日日游湖，往来桥畔，玩赏茂林芳草，如亲佳丽。一日游览，渐次夕阳在山，逸兴遄飞，见杨柳依依，俨然招我。飞花片片，恍欲留人。信步沿着湖堤，观玩山光水影，又吟曰：

十分颜色十分才，岂肯风流便永埋？
自是西冷桥畔路，也应红杏出墙来。

沿堤踱来踱去，不觉少惫。至松杉茂密处，少憩片时。见一女郎，从松杉影里，披冰绡，曳雾縠，丰姿绝世，冉冉而来。向东楼歛衽曰：“妾苏小小也。六朝至今，绝少知音。感君嘉惠，泉下不忘，特来一晤君子。所谓何处结同心。西冷松柏下也。”东楼狂喜，急起揖之，问曰：“美人，宋苏小小耶？抑南齐之赤、小小也？”女郎笑曰：“妾本一人，何分齐遂读其诗宋？”东楼曰：“美人独不闻赵司户与盼奴之诗乎？”遂读其诗有云：

昔时名妓镇东吴，不恋黄金只好书。
借问钱塘苏小小，风流还似大苏无。

又有虞美人长短句云：

槐阴别院宜清昼，人坐春风秀。
美人图予阿谁留，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。

莺莺燕燕分飞后，淡粉梨花瘦。
只除苏小不风流，斜插一枝萱草凤钗头。

读罢东楼又曰：“诗曰钱塘，曰还似大苏无，词亦说莺莺燕燕之后，此为赵司户之苏小小也，明矣。美人何不一决千古之疑，免致作诗者，或误钱塘、或误嘉兴、或谓县治、或谓西冷，即如近日吾友张生光弼所吟曰：香骨沉埋县治前，西陵魂梦隔风烟。好花好月年年在，潮落潮生更可怜。光弼不知有二：既曰西陵，又曰县治。是并不知谁为宋人，谁为南齐矣。”女郎掩口笑曰：“湖曲江干，两难凭信。南齐东晋，著说滋疑。

妾本若兰后身，只因璇机图巧夺天工，自恃多才，以故偶谪风尘。再生仍为苏长女身，后果前因，本来不爽，妾不知宋小小为何如人也？况妾虽为六朝金粉之冠，而家住西冷，实为山川增胜。即虎邱真娘墓，锦江薛涛坟，金陵湘兰冢，若辈皆远不逮妾。而更何有于宋小小乎？妾自鲍刺史一为表墓，虽千载下珠沉玉瘞，犹得骚客诗人唏嘘凭吊。妾生前之愿酬，身后之念遂矣。感君子赋以佳叶，妾亦有短句，愿读清听。”遂朗吟唐多令词一阕，曰：

多少别离衷，相思谁与同？千年隔世信难通。曾记香车游览处，镜湖阁下帘拢。西子返，去吴中，长廊响屐空。独立怨东风，便令身轻如燕子，飞不到馆娃宫。

女郎吟毕，东楼狂兴勃发，亦还以阮郎归，词云：

衫罗肤玉映分明，松杉影真，风儿偏肯做人情，送来一爱卿。云髻堕，可怜生，香车宝马迎。月儿不肯做人情，阻依一归程。

女郎叹曰：“名下洵无虚士，但君固多情，其如妾薄命何？承惠已多，结他生缘可也。”再赋一斛珠词一阕云：

今宵欢聚松阴小，并肩儿语。绡笺分谱相思句，说不尽情，总被情牵住。一刻千金空掷去，他时重会知何处？晓风吹断鹧鸪羽，怅恨风前，还向东风诉。

吟罢，怅然若失，拔紫玉钗一枚，赠东楼曰：“君子珍藏

之，莫谓女鬼无灵，惟识得昔年鲍刺史也。”语未竟，忽闻南屏寺钟声聒耳，惊醒，则身卧小亭。回顾松杉影里，晓月将残。起视手中，玉钗犹存。细审之，宛然数百年物也。再至墓前谢别而归。

第五十二回 木棉庵老魅谭禅

龙溪士人章生，性朴讷。读书城南木棉庵，寒暑无间。风雨之夕，庵左厢斗室中，常有悲泣声，章生不以为意。

一夕月明如昼，章生偶步东轩玩月。室中悲声顿起，章生谛听之，盖女子声也。涕泣一会，又互相告语。其一曰：“妾来雁，本吴江人。幼娴书史，工词翰。奈家贫亲没，无以为葬。自鬻于淮西军。淮西夏贵见妾颇通音乐，遂送至葛岭，误我一生。今老贼既死，妾等衔恨以没矣。”言讫而泣。其二曰：“妾嘉兴李兰香也。会稽守刘良贵，买妾献媚于老贼。得擢转运，及妾在半闲堂，斗蟋蟀，偶拂老贼之意，立杖杀之。妾死不足惜，妾有老母，未知身葬何处耳？”又一日：“妾蕙娘柳氏，偕老贼共游西湖，偶过断桥，见裴生丰度可人，不觉失声赞美。老贼心疑，可怜红颜薄命，竟作断头之鬼。”言毕哭声呜呜。又二人齐言曰：“妾姊妹乃余杭沈氏，芳卿、瑞卿也。父为司李，一字本邑李侍郎长子，一字于潜吴学士三郎。姊妹偶出踏青，被翁应龙所见。稟知老贼，强被娶去。父含羞而死，李郎、吴郎亦郁郁而卒。妾姊妹自尽。十年，贾平章老贼，始时衰运退，为陈、潘两御史，劾奏免官。妾等间关奔走，先至闽中。俟老贼数尽，再图复仇。讵料会稽尉郑虎臣，衔冤尤甚。生则拉胸杀其身，死则吸魂索其魄。怒气勃勃，妾等不能近前。奈何？”此外更有数女子嚶嚶哭泣，方欲诉苦。有一人问曰：“

汝等沉埋地下，多历年所。岂亦贾平章所陷耶？”女子泣曰：“妾等堕入香粉地狱，十余年矣。”蕙娘问曰：“何谓香粉地狱？”女子曰：“大凡阳世官吏，犯贪、酷二字，自有国法。而间有漏网者，地府则录其爱女、弱媳，入青楼以偿孽债，今之倚门卖俏者是也。”蕙娘问曰：“汝等父母，生前作何官？”女子曰：“妾等五人，一为县令媳，两为县令女，两为典史女。父皆以贿赂堂吏廖、翁二人，得选美缺。开门纳贿，赃宝无算。败露后，仍被上官搜括，献媚与平章去。妾等已罚入九幽，填补赃款，陷没至今。向使平章正身率下，廉以奉公，不开纳贿之门。妾等又何至于此？”蕙娘曰：“汝等来漳州几时矣？”女子曰：“妾等步迹追随，物色殆遍，首至越州。暨老贼终丧后，闻谪婺州；即随至婺州，及婺人露布逐之，乃徙建宁。随至建宁，又遇翁合文上表谏阻，始安置循州。妾等奔愈已甚。始随老贼而行，及今仍不能报仇雪耻。此恨何极。”言已，大哭不止，众女子呜呜咽咽，重复饮泣。

正悲悼间，忽又闻一老嫗声。大笑而出曰：“众女鬼何事悲恻？要报宿恨，非问过来人不省也。”众女子哗然曰：“花月姑至矣。若相起居问讯者。”少顷，老嫗又曰：“昔非今是，一切休称。后果前因，铁无差忒。众女子及今，尚未悟彻本来耶。”众女子肃然听命，老嫗曰：“女等粉黛籍中，宿债未偿，或青年沦亡，或红颜未老，故今世同附和于富贵之场。以消魔障，从此脱离烦恼，当赴清凉世界矣。”众女子曰：“妾等宿愆，固然应偿，而老贼生平，一味安乐淫佚，果何福报如此乎？”老嫗曰：“贾秋壑孽缘实深，罪如山积，渠一世为秦将白起，以杀孽太甚，堕入畜生道，为牛。雷殛后，得转人道，罚亳州为娟。以赠金十两，曾救人七命，再世为江阴富翁。力行济人利物之事。在唐即李林甫，一居相位。顿失本来，阴险陷人，

奸恶特甚。没后罚长白山为犬。司户善警，主人甚爱之。犬毙更为僧，能持戒，喜放生，全活者无算。故仍得宰官身。既入平章，故态复作。欺君罔上，吝军赏，开边衅，陷忠良，肆聚斂，种种误国，怙恶不悛。尚当与章惇、蔡京、童贯、秦桧诸人，受无量怖苦。从此永无轮回望矣。”众女子无不称快。老姬又曰：“误国之罪重，误人之罪轻。贾秋壑所误汝等者，乃生命耳。渠虽误人，实汝等自误也。故被郑虎臣一灵索去，汝等俱不能报。然女等不能报其身，独不能报其子孙乎？汉阳、云梦，咫尺不远，区区守此殡宫奚益哉？”众女子齐谢曰：“蒙花月姑指迷，妾等不朽矣。”

一时人声顿息，哭声亦止，章生在窗外，听得分明。次日急启其户视之，毫无他异，惟壁上题诗二绝，云：

山上楼台湖上船，平章醉后懒朝天。
轻盈妙质归何处？黄壤沉冤不计年。

其二云：

云鬓消尽转蓬稀，旅魄逐荒无可依。
牧马不嘶山月白，魂惊犹欲向南飞。

章生奇之，为白寺僧。始知庵中左厢，为贾似道死所，庵侧为贾似道殡宫地也。章生视其殡所，犹露棺在外，因责之曰：“误国老贼，汝生前踞葛岭，游西湖，有无穷受用。曾亦知有今日否？”命人举其棺碎之，后章生成进士，作南丰令，有循声。

第五十三回 扈先锋收复岳阳郡

岳招讨见连收数郡，三降将俱建奇功，即令人镇守，更换三将回营，十分奖励。仍命三将，各带精兵五千，乘破竹之势，略定郴辰、桂阳等处，再令先锋扈德威统水陆兵二万五千，率史进、狄勇、种世虎、拓跋琳、岳坤五将，经由漳州，过洞庭，取岳州府。分拨已定，扈先锋造齐战舰，统军率众，由湘阴拨舟人青草湖。径巴邱山，入洞庭之西。至巴陵峡口，有元兵阻住，扈先锋欲夺险而上。

时元军中乃常山王成吉思帖木儿，自引大队，阻住峡口。而以都督阿尔忽术守城。当下常山王望见宋师，号炮震时，早有骁将夔夔。放下四五十号战船，沿湖摆开，夔夔手横丈八蛇矛，立于船头，往来如飞。宋军中种世虎，已觑定分明。拽满雕弓，暗发一矢。夔夔正当上风头，行舟如驶，忽应弦而倒。元军大惊，扈先锋用枪尖一指，宋师齐进。两军水面交锋，元兵几次冲突，宋师列在水上，坚不可入。扈先锋昔年建阆襄阳，惯习水战。所造蒙冲，以犀革覆船。皆两厢开制棹孔，前后左右，有弩窗、矛穴、炮车，置垒木铁汁，安楼三重。列女墙战格，树帜幡，敌不得近，矢石亦不能败。其余战舰、走舸、游艇，俱设女墙木床。奔走往反，速如飞鸥。乘人不及，更有海鹞头船，头低尾高，前小后大，如鹞之状。左右置浮板，如鹞羽翼。虽风波大涨，不虑颠翻。当时扈先锋即乘海鹞头，往来

冲杀一会。奋勇跃入元军舟中，砍翻军士。五将继之。元兵多半识得扈先锋者，望风而逃。又宋师精锐，元兵不敌，夔夔被创，不堪力战，弃船上岸。宋师遂夺险上岸。常山王大军，阻遏不住，移营少退。扈先锋直逼元军下寨，常山王令人下书，扈先锋批来日决战，暗与众将计议已定。

次日，以史进出马，元将夔夔捉矛交还。史进力怯，拨马望城东而走。夔夔自恃有常山王大队接应，督兵即追，常山王亦恐有诈，自出一军，随后策应。刚得离营，拓跋琳引兵，疾往砍开鹿角，元军将士，慌来抵敌，被拓跋琳槊翻健将数人，元兵不支而溃，遂据其营。常山王返旆来追，扈先锋引军拦住，即与交马，扈先锋乃久练沙场，常山王焉能抵敌，不三合败走。扈先锋亦不追赶。

且说夔夔追史进，直过城东，忽一声鼓响，岳坤、狄勇，各引一军，截出后路。夔夔着惊，即移后队迎敌。史进督军，勒马杀回。元兵围在垓心，死战不已。却得常山王败兵亦至，杀入救应，夔夔始脱身。保护常山王，且战且走。史进三将，追杀不已。都督阿尔忽术在城上望见常山王，正在危急，忙披执上马，引兵出城助战。混杀一会，夔夔已被岳坤刺落马下。阿尔都督，也不顾众军，舍命杀开血路，保常山王望城而走。忽探马飞报，阿尔都督引兵出城时，宋师已乘机入城。常山王大惊，奔至城下，只见宋将种世虎，威风凛凛，立于城上。厉声曰：“羯奴吾取城多时矣。”常山王追悔不及。阿尔都督引残兵，保护望澧州而去。扈先锋率众将入城，招抚安辑，官吏降者无数，军民无犯，百姓大悦。随令狄勇引兵徇华容，岳坤领兵收平江，史进、拓跋琳引军进攻澧州。元常山王阿尔忽术，坚守石门关。且以二将兵少，思养精蓄锐，一鼓歼之，故闭关不战。史进即选精壮军士数十人，自己扮为赤松山樵子，各担

柴负薪，混入关中。约定火起为号，拓跋琳引兵打关。史进内应，其关遂破。阿尔都督，为史进所杀。常山王自知澧州难恃，奔襄阳而去。州守不敢迎敌，皆降。安民毕，兵回岳州，扈先锋告捷长沙。

岳招讨见各路俱有捷报，举手加额，为涪陵王称庆。惟郴辰、桂阳等处三将，久无半音耗，暗思三将，连取大郡，战无不捷。岂区区郴辰、桂阳，不能收入版图？次日，探马飞报，三将合兵至辰州，郴州俱已纳款。惟刘遇隆战桂阳州，临武县，桐柏山失利。岳招讨听毕，有张怀亮等，皆欲请兵往援，招讨曰：“小小进退，不足介意。彼三人同心协力，何功不成？且待数日，自有捷音。”

越三日，又报刘遇隆再败蓝山县锦鸡石。招讨闻之甚喜，诸将不解，直至扈先锋岳州兵回，始得露布告捷。刘遇隆诱战，引元将莫如龙、莫如虎，至天窗岩，陷入飞天网搅地龙之内。用地雷火攻，大破元将，覆其全军。桂阳所属皆服。岳招讨笑，谓众将曰：“果不出吾所料也。”自是湘湖州郡，半为宋土，岳招讨飞奏宋主。一面檄调镇守肇庆府骠骑将军韩搏虎至，同征云梦。

第五十四回 元太后驾游五台山

元至元三十年，湘潭各处，相继陷没。湖广行省左丞，飞章告急。世祖昏耄病愤中，心志衰颓，无意出师。时常山王成吉思帖木儿兵败。表至，世祖不览，丞相完泽安童等忧之。十月紫微垣彗星见，抵斗魁，光芒丈余，三月乃灭。甲午春，正月，壬子，世祖不豫，以天变告警。免朝贺。

越日，御紫檀殿，召平章政事不忽木。问以天变如何可销？不忽木奏曰：“风雨自天而至，人则栋宇以待之。江河为地之限，人则舟楫以通之。天地有所不能者，人则为之。此人所以与天地参也。且父母怒，人子不敢疾怨，起敬起孝。故易曰：‘君子以恐惧修省’，诗曰：‘敬天之怒，无敢驰驱’，三代圣王，克克谨天戒，鲜有不终。汉文之世，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，日食地震，频岁有之。善用此道，天亦悔祸，海内义安。此前代之龟鉴也。愿陛下法之。”因诵文帝日食求言诏，世祖悚然曰：“此言深合朕意。”既而叹曰：“朕昔年平宋之后，一片雄心。欲扫尽海内，连年征交趾，捣日本，伐占城。而叛者四起，命将出师，殆无虚日。我国家建极开运，垂五十年，而一意用兵，遗黎残姓，游魄惊魂，虔刘荡摩，殆欲殄尽。而征愈劳，叛愈广，此皆朕嗜杀之过。无惑乎天怒人怨，灾异告警也。自今以往，朕不复用兵于海内矣。”言已而泣，不忽木亦泣奏曰：“陛下善自保征，海内余氛，不日自当平靖。”世

祖曰：“朕所深虑者，广南故宋耳。其措画甚大，在廷诸臣无出其右者，朕抚心自问，恐昔年灭宋、伐陵诸事，未免太过。自此以后，卿等好为之。”不忽木叩谢而出。癸酉世祖随崩。时皇太子真金已卒，弘吉刺皇后即传懿诏，以真金第三子、皇孙铁木耳即帝位，是为成宗。尊弘吉刺皇后为徽仁裕圣皇后，同预国政。后即以御史大夫崔或或献玉玺赐之。夏四月，兰州河清三日，先是世祖不豫，诸王颇怀觊觎。成宗方在军中，料理军务。欲整饬戎行，讨平荆湖，思大有为。

迨世祖既崩，以奔丧至上都。得即帝位，遂深感徽仁裕圣皇后之力，乃大崇释教，广作佛事。为皇后资冥福，修福宁寺。合经藏之数，共五千八百四十间。金碧荧煌，极其华美。有五台山，在太原府五台县东北一百四十里，周回五百余里，高出云表。顶皆积土，因谓之台。分东西南北中。又东五台，与西五台，相去二百余里。直至奉圣州之北，即世传北方文殊师利，所居之清凉山也，成宗为皇太后修寺。创始于元贞之初，阅三年而功未竣，花费钜万。群臣有谏阻者，辄罪之。至大德元年丁酉，又请太后，由上都路，入居庸关。经可汗州，临幸五台。诸王驸马、六宫妃嫔，随驾者数千人。所过郡县，供亿浩繁。民多逃窜，官吏苦之。辇薪运米，络绎于道。丁男不供，役及妇女。銮舆所驻，信宿即行。饮食委弃，狼籍满地。所谓蝼蚁人民，沙泥金帛，莫此为甚矣。御史台臣等，皆畏罪，莫敢发言。独监察御史李元礼，上疏谏曰：

臣闻五台山创建寺宇，工役俱兴，供亿繁重，民不聊生。伏以太皇太后，临幸五台，尤不可者，有五：盛夏禾稼方茂，民食所仰，骑从经过，不无蹂躏，一也；亲劳圣体，经冒风日，往复数千里，山川之险，万一调养失宜，悔之何及？二也；天

子举动，必书简册，以贻万世。书而不法，将焉用之？三也；财不天降，皆出于民。今日支持调度，百倍曩时，而又劳民伤财，以奉土木，四也；佛以慈悲为教，虽穷天下珍玩供养，不为喜，虽无一物为献，亦不怒。今太后欲为兆民求福，而先劳圣体，使天子旷定省之礼，五也。伏望回轅中道，端处深宫。上以循先皇后之懿范，次以尽圣天子之孝诚，下以慰元元之望。如此则不祈福而福自至矣，臣无任屏营之至。

疏入，成宗大怒曰：“此寺，乃先皇帝尝许修建，腐儒何知？辄敢讪谤！”立命下狱。敕右丞相完泽、平章不忽木鞫之。二臣不敢违诏，但迁延其事。俟帝怒稍解，方为保奏。时京湖各处守臣，请兵告急。日有表至，成宗览毕曰：“广作佛事，兵戈永息，何事张皇乃尔。”敕下，令紧守要害而已。

且说太后既幸寺中布施动以万计。诸王驸马，争舍金钱，以资福果。群秃几富敌于国，藉焚献以充囊橐，土偶无知也。太后在寺中，留恋月余，只候官吏，苦不胜数。太原各郡生民，日胥月削，卖妻鬻子，死者枕藉于道，生者则负纒继，犹肩荷重任，鹄面鸠形，含情莫诉。銮舆所经，罔不侧目，所谓敢怒而不敢言也。至土门关，有罗雄州酋长，阿那龙少，纠合生番子数百人，拦舆劫驾。太后大惊，诸王驸马，极力保护。命扈从将士剿拿，仅获生番子百余人，杀之。阿那龙少，竟被逸去。太后受惊得疾，诸王驸马等十分忧危。不日至幽州昌平，入居庸关。此关西连太行，东亘辽海。狼居胥诸山，皆为襟带。太后下令，不出北口，乃由关南，行仅一百二十里，遂抵大郡。銮舆至关南相通处，路绕两崖间，其隘如线，其侧如倾，其峻扞参，其降趋井。而下有深涧，巨石磊块，艰折万状。凡四十五里，太后正行两崖间，忽大风骤起，銮舆几为所掀，太后惊

得魂不附体。路既险狭，不堪车辇，太后乃下车，令人扶掖而行。惟举手膜拜，声声我佛有灵而已。一时风又猛起，随从多坠崖死者。太后已心胆俱碎，诸王驸马、妃嫔内官，无不口出怨言。太后闻之，病转增剧。

诸王等急并日而行，始达上都。帝及文武，出郭迎入太宁宫。拜贺毕，帝慰劳曰：“太后亲劳圣体，驾幸旃檀，佛日增辉。应受无疆之庆。”太后摇手泣答曰：“几乎与官家不能面会矣。”帝惊问之，诸王驸马，始言其状，帝亦惊讶，太后怒曰：“文武当时，何独无一谏者？”丞相完泽、平章不忽木，始奏御史李元礼因谏下狱之故。臣等奉诏，尚未鞫问。太后取疏观之，且感且泣曰：“官家若从此谏，土门不受惊矣。”帝大惭。即日旨下：李元礼出狱，复其官，以金帛赐之。自此太后，遂卧病不起。